

# 世界論壇

第一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每星期 日出版

零售：每册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加郵

費二元郵費代價以一分五分者爲限

編譯兼發行所：世界論壇社

社址：北平石驢馬大街九十八號電話四三一四

總售處：北平西單商場廣興書局

## 日俄開戰後的國際趨勢

羅玉東譯

原文題爲 If Japan and Russia Fight, 載本年三月份美國 Harper's 雜誌上，作者爲 Nathaniel Peffer 氏，譯文略有刪節。

一  
在一九一四年的大戰記憶尙鮮明的時候，一個人會提出本文中討論的問題來，也許是地球上人類喪心病狂的證明。但是實際上一個人却能這樣提出，而且有其必要。在最近的將來日俄間要發生戰爭的一事，已不是熟悉國際情形的專家和喜歡煽動的國際新聞家的空中架想了。其可能性之嚴重，使吾人之注意牠的前途及推測牠將來會對於世界其他各國發生什麼影響，也不過是出於一種常識的舉動。這件事一定會實現的；即使實際的鬥爭祇限於亞洲——這是很可疑的，其影響也必不會祇限於亞洲的。無論戰爭之來臨是在今年或

稍後——有少數人相信牠能夠被消滅的，將來所生的惡果必會像歐戰所生的那樣廣泛與深入。即便參加的範圍不廣，將來也必成爲一個世界大戰的。

日俄開戰後的國際趨勢

羅玉東

日本的衝突

吳半農

海軍會議預備會商之展望

胡登年

國際時事短評

苗道青

國際時事短評

邢珍洲

二十年前

邢西津

我願預先聲明，在所謂研究遠東問題的學者中，我是那些不相信今年會發生戰爭的人們中的一個，我一直懷疑着，從世界各處傳來的報告中關於各國最高當局的新聞已超過於謠言。世人現已周知各國外交部及參謀部正在作的計劃，已不祇是根據西伯利亞的冬季一過，戰爭就在數月後開端的假設而作的了。關於各國外交部及參謀部之常因一點小波動而即盡情地在類似於此的假設中所施的措置，原本是可以打點折扣的，因為那是一種借機行動的把戲。可是雖然這樣的退了一步說，但是還有餘事可作證明。俄國對日本所提出的警告之逐見嚴重，除了像戰爭的前奏外，在國際外交往來的例子上幾乎是一個創見。當蘇俄有機會詛咒帝國主義的列強為資本主義而向蘇俄進行攻擊的魔影時，在他們的政治家所發表的言詞中是含有自信力的。莫斯科新聞紙上的鋒利語與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與李提維諾夫及斯丹林的談話中，都是蘇俄已不復是一個祇是嚎叫的狼。而俄人的警呼也不祇是為宣傳而發的證明。和他們作過私人談話的人都相信他們是在盼望戰爭。他們之公開直談，不過是警示日本，他們是已經在預備迎戰了。

除上述口頭的宣稱外，還有更實在的證據可以證明日俄間的緊急情形。蘇俄軍隊之在西伯利亞東部集合，在邊塞要地堆積軍火及足供久戰的用品，又在海參崴集中大隊空軍，都是顯明的事實。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領東三省後，蘇俄即從工業建設計劃中抽出人工及原料，並時而展緩建設計劃的進行，以便不遺餘力地在西伯利亞建設軍事根據地。結果即是日俄的軍隊在西伯利亞，朝鮮，及東三省的邊境上之對峙。關於兩方面挑戰事件的報告，固是有點過甚，但是有發生

之可能，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最近有個新聞報告蘇俄擊落幾架日機，已證明是謠傳，但在這種背景下，這是很能成爲事實的，下一次的報告也許就實有其事了。蘇俄與「滿州國」(即日本參謀部的代表)控制下的中東路，自去年十月莫斯科公佈日本在舊路會議期間欲奪取中東路文件一事起，已釀成許多嚴重情形不等的彼此攻擊的爭執。自去年夏起，舊路會議即在延宕中繼續着，而同時日本却拚命建築使中東路可以失去其爲北滿交通工具之功效的支綫。同時又以接續不斷的暴行使路上的蘇俄代表不能行使權力。現在滿洲如果還是在中國的統制下，則在滿洲所玩的政爭不過是鐵路政爭而已，但現在日本是顯明的勝利了。同時，利用鐵路建築及軍隊的調動，日本已對於海參崴所在的濱海省作了一個軍事包圍。日俄相遇的亞洲東北部現在已成了滿布地雷的境地。

撇開那些端戰的事不論，我自己懷疑今年開戰的理由是：第一，除非喪失土地，蘇俄將盡力避免開戰，第二，現時日本似乎是不會再發嗜殺狂了。第一個理由並不是根據我對於蘇俄方面所宣傳的和平主義有什麼信任。其實正相反，自一九一九年後蘇俄即準備着必要時爲保存他們的國家而戰爭。但是戰爭對於蘇俄國內的建設，即便不會使其永遠停止，也會使其無期停頓。我相信俄國人是不會有他們能與日本避免最後衝突的幻覺的(除非是美日兩雄先算了他們的帳)，但是在戰爭前他們必須要先完成他們的工業化，所以，自一九三一年來他們即忍受着通常強國都忍受不了的種種挑釁，結果他們在北滿所占的優勢是失與日本了，並且他們似乎還要失去在外蒙的優越地位，我相信他們還要繼續的忍受，除非是他們的領土完整被侵害的一天。至於日本佔據了外蒙後

是否即可以構成破壞蘇俄領土完整的事情，尙待將來證明。

至於日本，我想在淞滬之戰及侵略華北後已出了嗜殺的狀態，他們現在要安靜下來去凝合那被代稱爲「滿洲國」的新的陸上帝國。在冷靜的計算上，我看不出他們會在這個時候掀起一個重要戰爭。可是過去的六個月中日本的行動又很難根據這種理論來解釋。現在日本也許不再嗜殺了，但同時仍在躍躍欲試的狀態中，也是很明顯的。我們知道日本全國完全在軍人階級的制裁下，而人民之會隨着軍人去作無論何種幻覺般的冒險事，也是同樣的顯而易見的。國權的集中與封建的忠君思想，神秘主義與技術的效能，中世紀主義與坦克車及飛機等等的結合，使日本人成爲超過了現代人的了解力的民族，同時，也使他們在這個比較合理的世界中成爲特別危險的人物。他們是居住在跨時代的時期中，他們動力的主源是屬於中世紀的，而他們行動的武器却是二十世紀的。我有一個朋友是美國人，他在日本長大並在那裏住滿四十歲，最近他在日內瓦遇見一個日本的次要代表，在他們討論戰爭的可能時，曾提到蘇俄的空軍對於東京是一個威脅。這日本人回答說日本的空軍常是被人小看了。他說：

「當西洋軍官的計算他們的飛機出航的幅徑時，他們是把來去的距離都算了。而我們祇計算出去的距離。他們並想不到回來的事。那樣就使我們飛機的出航的幅徑增加了一倍。」

無論這特殊的例子是否屬實，這種心理確是有的。日本的司令官是不會想到他們飛行官的回航問題的，而飛行官自己也不會想到。我們就會想到，這和自然事物中之有反應一

樣的。無論是否理論使我們對於傾向合羣的忠心的能力減少了也罷，或是把我們與東方民族區別的個人主義使我們對於生命價值有一種更迫切的感覺也罷，而事實却是如此，即使在戰爭中，作純粹的軍事決斷時，我們對於可能的損失都是要加以考慮的。而日本人却不會這樣，除非是損失對於成功的機會真有妨礙。對於他們空軍所加的解釋不過是這種精神的象徵而已。這種精神是有美麗色彩的，但對於這個以經濟關係相維繫而至少又盼望以理智來替代戰爭去統制國際關係的世界，却是很危險的東西，牠就像一個容易爆發的炸彈自由地置在一堆易燃燒的物品中。

即使日本已經回復了安靜的狀態，她現在仍可以找到合理的口實去掩飾她採取進攻的行動。事實也許是這樣：她如要動，就必得快動，不然就永不要動了。因爲時間的進行不利於她。一年一年的過去，蘇俄在技術及經濟方面都會變得更加强些，因之也更適合於軍事之用。等到橫貫西伯利亞的鐵道完全鋪成雙軌，西伯利亞更多建幾個重工業中心，製造軍火及軍需品的工廠，則日本將失去其主要的優勢。假使日本軍人要使他們奪取亞洲的海岸而用日本領土去圍繞日本海的夢想能實現，那末他們就必須在現在去進行。假如他們決定選擇在最近的將來去醞釀戰爭，這一點即是勝敗所繫的焦點。不過在他們的心中，也許對國家經濟很不安定的時候來作戰，有引起戰時財政恐慌的危險一點，看爲過重。另外有一種考慮也是他們看得很重的，這就是日本反對美國而小看自身的不自。當日本軍閥縱他們的幻想於征服世界的夢想中時，他們看見爲他們主要障礙的是美國，而不是蘇俄。占據西伯利亞的濱海省不過是包括着占領西伯利亞東部，滿洲，蒙

古而外，還要征服或完全控制中國的大侵略策中的一部分。阻止實現這個夢想的，就是屹立不動的美國。如果日本先作下一個長而疲敗的戰爭，美國確是會比較更強一些。以後美國決不能像在一九三二年斯蒂生抗議佔領滿洲無效時那樣的被輕侮了。

## 二

日俄今年是否會開戰，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是否在今年，或明年，或後年，從國際政治勢力的均衡及趨勢方面看起來，都是不重要的。無論如何，遠東現在是立在戰爭的階段上。滿洲一日是中國的半自主的領土，也即是日俄間的緩衝地，把這緩衝移去了，不獨日俄在泛泛的劃定的邊疆上彼此對面了，並且在地圖上看一看，即看到彼此皆有一側面受着威脅的。無論何時，一方有意改變現狀時，另一方即易受攻擊而感不安。兩方面都是幾乎不能捨去爭霸雄心的亞洲強國，一方是爲了種種的帝國主義的原因，一方是爲社會革命的哲學所驅使。在日本有一個久遠的動力驅其向西，而在俄國則有一個動力驅其往東。除非兩國中至少有一國能從內部去中止向前推進，他們是必然會相碰的。而實際上却去中止之望甚遠，日本在放肆的進取，蘇俄在謹慎的防備。這不是一種能久持靜態的國際情勢。除了有不能預測的進展發生，則一個廣被世界的經濟崩潰，廣被世界的革命，或是日俄內部的破裂，在這夏季未終了前，也許就會爆發出來，或許在一二年後才爆發，或許還後一點，也說不定。無論在何時爆發，對於歷史的趨勢都無關重要。當戰爭到來時，牠對世界勢力的均衡所施的搖動，至少會有歐戰那樣的激烈，而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會移到亞洲來。從滿洲事變對於國聯與非戰公

約以及裁減軍備的徵望所生的影響，就可以看到歐洲已感受到從遠東事件所生的反響。若是有戰爭發生，全亞洲將走到一個須要從新解決的局面下，而其頂點即是所有在亞洲爲領導幾有一百年的一切西方侵略，干涉，經濟侵略與陰謀都要來參預。與自身的將來及世界命運有關係的種種問題都要置於西方列強面前而待解決。這些似乎含有新聞上的過甚其辭的色彩，而其實是真的。研究巴爾幹的專家在一九一三年爲很沈悶的英國雜誌所寫的文章就是在這種論調下寫的，人們都厭倦他們那樣說教似的嚴重，但是後來事實都把牠們證明了。

別的不說，這個戰爭無論如何會將中國直接地，或間接地捲入漩渦。在東亞作戰絕不會不把中國牽涉在內的。特別是中國自己也不會站得遠遠的。將來在滿州定有戰事，而且會自動地伸張到華北來。在滿州被日本人稱爲土匪的中國非正式軍隊及獨立小戰隊會以侵掠去擾亂日人，如炸毀鐵道和橋樑以及軍需站。中國本部無疑地要去接濟他們，日人最先必下警告，以後必加以威嚇，再後必繼以報復。中國人必盡力採用毀壞及其他消極方法去對日人作有效的撓阻。自從日本奪了滿州，攻擊上海，以飛機炸死無數中國人後，有頭腦的中國人都是在抑鬱忿恨的狀態下，這種狀態有時已達到混亂狀態。他們之無力抵抗並且知道不抵抗是一種恥辱的事，使他們的忿恨更加深刻。戰爭開端後定會放出一線希望，並使全國都有一種傾俄的熱情。

還有一層，共產主義，或可泛稱爲共產主義的主義是在大部分的中國已經紮了根。由於內戰結果所生的無希望的社會混亂，乾綱不振，和匪兵之壓迫，使這種主義正在傳播。

不管國外情形如何，這主義是可以勝利的。假使俄國將來之參戰會如宣傳所說，爲着解救中國，則這種赤化運動更極難制止。若是蘇俄戰勝了，無疑地誰也止不住中國不被赤化。雖因共產主義對於中國民族精神及制度都太隔閡，而不會使中國純共產化——那就是說與理論全相符合，但是中國定會採取其外狀及一切形態，而至少亦是完全的在蘇俄的控制下。將來中國定有蘇俄的軍事及行政顧問，而他們結果必是這國家的聯合統治者。因爲蘇俄有清晰的行動計劃，而中國在混亂中已摸索了三十年，沒有行動規程，沒有信仰，沒有主義，故將來有關中國前途的決議都是在莫斯科決定，而由南京去核准。

這種結局是容易想像得出來的，不能說是過甚其辭。一個蘇俄化了的中國會使大部分的亞洲全共產化。世界人類將有三分之一都在紅旗下。社會革命將必被帶到印度的邊境來，下達法屬安南，而並且差不多都要到英屬馬來羣島，荷屬印度，及非列濱等處的邊境來。在這些地方，西方帝國的屬民已經是有民族覺悟的騷動。一八九零年間英俄在亞洲爭霸的敵對事實又將重演一過。不過將來有一點分別，即是吉百齡的「像人行的熊」（按係象徵俄國）將來真要從西馬拉亞山上俯視印度平原。一個大影將投在英帝國版圖上，這將是個凶兆，因爲這是一個紅的羣衆投的影子。

我們看不出英國政府對於這些事情的展開僅會採取消極的態度，英國外交的長處既有深智遠慮，所以我們也看不出英政府會等到這些事情發生之後而才行動。英國不會袖手旁觀去看日本最後的被擊敗。她是多半要干涉的。至於如何及用什麼方法去干涉，單獨地，還是與其他列強合作，而且干

涉到什麼程度，這些都是俄國打了勝仗後英國必須解決的問題。英國不能逃避這些問題。如因過失而把這些問題放過去，則將演成帝國屈辱的第一幕。若是英國仍要高踞世界尊位而稱強國，則她絕不能容許蘇俄在遠東得最後的勝利。

日本完全勝利了，對於西方的嚴重形勢也不過稍爲減輕而已。日本勝利後，不用說華北是會被日本所吞併，而華南各區也會變成日本的保護地。因爲在日俄開戰後，中國人將會作出一件大使日人激怒的事情，中國人如不作，而日本人也會找出一個口實。還有一層，即日本軍人取得勝利後，他們的行動是不會有約束的，這在一九三一年後即可以看出。至彼時他們用以嚇退全世界而迫其接受侵奪滿洲爲既成事實的輕傲，即不孕育出天下無敵的自信心，亦將孕育出「莫可誰何」的自信心。這兩種自信心都是日本軍人容易有的。所有的軍人階級都感着負有神聖使命去征服他們所能達到的一切。這或許是因爲職業軍人太無事可作的原故。在日本軍人方面，這種感覺達到了最高點。如我在上面所說，全日本是一個中世紀神秘主義與二十世紀的效能及技術所組成的一個社會，他的外交和內政同樣的都是由經濟動力，偉大的拿破崙的幻覺，以及武士道的浪漫主義所合成的結晶。在戰勝的時候，所有的這些東西都會結合起來成爲一種無可制止的征服慾。比較溫和的亞洲門羅主義將會棄置一旁，而以簡單的占領的要求作代替。除非有外力去制止，日本定要乘勝占領土地。這樣會使她成爲至貝加爾湖及西藏的亞洲陸上的主人。

這樣的局面，在西方看來，也不過比較蘇俄完全勝利來得少許可憎而已。對於英帝國的危險也祇有程度之別。如果

危險較小，這不過是因為日本的侵略不會與社會革命的觀念，及允許解放被壓迫的民族及民衆的宣言打成一片這一點。日本征服是必須用武器，至蘇俄則另外還有一種觀念，一種希望，及一種有效力的宣傳制度作工具。這個希望對於亞洲的民族具有特殊的誘力，此因他們是在原始時代的貧困中及工業經濟以前的剝削中生活着，他們受着內部統治者及外來的西方征服者的兩重壓迫。無論怎樣，日本要到香港，新加坡，馬尼拉，安南，爪哇等處的門邊去。她必將在安南，馬來羣島，爪哇，蘇門答刺，及非列濱等處重施行她自一九零六年後在滿所行的侵略步驟。

這種侵略就在現在尚沒有政治宗主權作幫助的時候，英國人都已經感覺到了。兩年來對於日本之侵略，印度商業，在印度已發生了鼓躁，英國則已有嚴重的抗議。仗着匯兌落價，接近市場，有效力的組織，及政府津貼等等利益，日本已將英印間的紡織商業奪去了，而紡織商業乃是英國在印主權主要的商業收穫，並且是蘭開夏的經濟主源，歐戰前英國經濟優勢所根據的基礎之一。日本若在亞洲東部得了優勢，則西方國家可以把現在與亞洲交往的商業全部取消，並要把將來的希望打消。可是這是一種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所願作的犧牲，而同時也是沒有一個工業化的西方國家所犧牲得起的。在現在的經濟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因為有剩餘的商品，不獨不能失去這些商場，並且若是想使現在的經濟情狀還維持下去的話，我們還須再找新的出路呢。設使有保持經濟現狀的慾望，則殖民地並不是一種奢侈品，也不是一種軍國主義的滿足。我們實不敢失去我們東方的附屬地。我們也不能去冒失了牠們的危險。但是日本若是最後戰勝了蘇俄

，則我們將要站失去牠們的路上了，而其終局也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 三

我看不出英法兩國對於這種局面是會袖手旁觀的。尤其是美國決不願見這種局面。這種局面的產生，即是美國在極不願放棄權利而且不能放棄的情形下，放棄了一次她從未放棄過的權利。除了門羅主義外，美國另外祇有一個不搖動的外交政策，這政策不知美國人民是否知道。那就是不許別列強用全部吞併或實際控制去購得在中國作經濟剝削的權利。我們會把這個政策稱述為中國領土完整之信任，門戶開放主義之輔助，非戰公約之附力，防止戰爭之國際方法，此外還按某時間的情形及風尚，為牠取了許多別的名稱。但在我們的意思中總是說的這件事。我們之採這種政策，從不會由於被情感主義，傷感主義，以及無系統的主義信仰等所激動。我們是由我們的經濟利益所出發，雖然這是半意識的狀態下發動的。我們曾想到在這世界上僅有的需待經濟發展的國內，我們將來的經濟將如何發展。有四萬萬人的中國是世界內唯一的尚未開闢的市場。我們會堅決地反對任何大國為其自身的利益而將此市場關閉。因此，一方面從喬治華盛頓在一個時代所作的簡單陳述闡發出了一種與歐洲隔絕的哲學，而在另一面我們又一天天加重地把我們自己牽涉到東方去。但這種智識上的顯明的矛盾不過是一種文字上的問題，在行動上，我們是同歐洲玩實際政治的人一樣的有常守。

在一九零四年以前，當俄國對中國有最嚴重的征服的威脅時，我們就反對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我們是一心地袒護日本。當日本戰勝後，轉過來對中國作同樣的威脅時，我們

又起始反對日本。此後我們即以不寬容的態度去反對，日本對中國的威脅增高，我們的反對也增高。我們會盡力地去阻礙日本向中國推進她的侵略。從一九零七年日本首次以半法律的手段排斥外商入滿州始，至一九三一年奪取了滿州止，我們對日的抗議一次比一次的來得直截，來得緊張。反對承認將要由日軍保護而成爲帝國的滿州與中國分離，這筆帳還寫在我們的身上。而歐洲列強則恬然地默待着，但即或他們背棄了對國聯的約諾而實行承認，美國仍不會妥協。記得我們抗議滿州事變所用的力量的人，能相信我們將來看見全中國也步了滿州的後塵而還會毫無所舉動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英國既不能或者亦不願意袖手旁觀地看着蘇俄得最後的勝利，美國預先看到將來的結局，也將同樣的不能而或者亦不願意袖手旁觀地看着日本得最後的勝利。蘇俄完全勝利了，美國或許倒還可以容受，雖然日子長了美國的經濟野心結果將一樣要被一個全俄國化了的亞洲所打消；但是對日本却要阻其得最後勝利的。她也將要干涉。她也要遇着種種問題，如干涉或不干涉？用什麼方法去干涉？如何直接地去干涉？用什麼代價去干涉？我們三十年來在遠東所演的劇將要達到頂點。我們將來在世界中的地位將由我們對上述的問題所給的回答去決定。

對於一個對人類的喜劇有着惡嗜慾的 *Mephistopheles* (按即歌德的「浮士德」中的惡魔)，日俄戰爭確能供給他一個獨一無二的娛樂的奇觀。戰爭開端後，外交上的交易，密謀，欺詐，以及種種詭譎技術都將被運用，若以歐戰所用的來比，則彼時的技術未免粗淺而又簡單。那時所玩的把戲是能公開的。除了袒護巴爾幹的小國未聲明外，其餘對所袒

護的方面都是聲明了的，所下的賭注也是看得出來的。在將來的戰爭中，起始的時候，對袒護那方是不能公開的。大家都將盡力地以中立資格去達他們的目的，不探袒護一方的辦法，尤其是不能採單獨的袒護一方的辦法。又將盡力的把負擔及開端的危險推在某一中立的身上——有人疑是美國，若果被強迫去選擇的話，英國將於兩不利中寧願日本勝利，其他歐洲國家也是如此。至於美國，則將於兩不利中寧願蘇俄勝利。在這兩個選擇的距離間，外交的密謀就在那裏伏伺着，其中心將在華盛頓，其指導將在倫敦。全世界將滿佈着靈敏的，詭譎的宣傳組織，不像一九一七年僅有兩組敵對的宣傳，將來是有多少與戰爭有利害關係的列強，就有多少宣傳組，每組都有其不能透視的隱秘。而在美洲大陸上，這些宣傳組織必大形活動，並將錯綜的交碰着。

在戰爭降臨後，世界其他各國能夠免去捲入漩渦的唯一希望即是使日俄雙方早點因力竭而受困。力竭是免不了的，不過希望兩方面的消耗都一樣，而祇發生受困情事，不致使一方崩潰，則是不可能的。將來多半是先有一個待下判決的收束，這判決的機會是要引起世界其他大國作上述的選擇。如果各國的政治家，領袖們，新聞界都比從前更能發揮他們的遠見及容忍，則上述選擇也許可以避去，後事可以任其自去演變。因爲不論結局如何，不論那邊勝了，我們可以指出，其他國家若想把參戰去轉變結局，其損失必將更大。至於另一世界大戰之會成爲社會組織較高的國家的致命傷的這一點，簡直用不着辯論。但是盼望將來各大國俱有如此的遠見，而能把自尊及眼前的利益壓下去，怕也是不能實現的吧。與其這樣盼望，倒不如盼望有一二列強出來干涉，若在停戰

後，還可以多出來幾個列強加入干涉，以便削減戰勝國之驕盈。

不論走那條路，結果都不會好，而損失是很大的。遠東現已是醞釀到了爆裂的頂點。一百年來國際競爭的流毒已把

遠東組織浸透了。將來的大戰不是為「事件」的爭執而發。不是解決事件即能阻其爆發的。這是各民族的野心及命運的衝突，是一個不能和解的衝突。（下略）

## 日美的衝突

吳半農譯

此文係美人 Howard Lindsay 所作，原名 The Japanese-American Conflict。內述日美兩國在太平洋沿岸互相對峙及積極備戰之情形頗詳。

日美的對立係由兩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衝突而成，這兩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都在力謀擴充其勢力範圍，尤其是在亞洲方面。日本的目的是想統治中國和太平洋，美國踏入瓜分中國之舞台為期較晚；故特提出所謂「門戶開放政策」，想藉此得插足於亞洲，特別是在中國。日本獨占中國的野心却有迫令美國資本退出中國及亞洲的意義。

日本之以一新興勢力出現於拉丁美洲及南美洲又足以加深英美兩帝國主義間之基本矛盾。英國抵制日本在其市場及各殖民地傾銷的運動，實為驅使日本在南美各國及加利比海各國（Caribbean Countries）尋求市場的一個因素。日本的企圖原在剷除這些地方的美國勢力，同時並打擊南美的英國勢力。

英帝國主義對於日本的遠東政策所給與的政治援助決不足以表示英日在華利益的一致，而實是英美基本矛盾及英帝

國主義反蘇聯政策的一個表現。進攻中國的××，進攻蘇聯，這兩件事便會把英國和日本繫在一起。英國依賴日本，把她當作抵抗遠東革命的堡壘。這一因素對於英國對日政策之決定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羅斯福政府的代言者，「華盛頓新聞」（Washington News）（四月三十日），正當美國預備『積極參加國外競爭』的時候，曾以『經濟擴張之挑釁的，猛進的計劃』指責日本。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對於日本的貿易競爭曾作過一次精細的調查，指出日本的貿易已在「撒姆老丈」（Uncle Sam，即U.S.之諧稱）自家的後院有着驚人的進展；這進展的限度在多數的南美國家是從百分之一百到了百分之一千，這於美國的許多輸出常然是有害的。

當日本接二連三地侵入美國市場的時候，兩國之間的政



治關係却已尖銳化了。外交上溫和的詞句只會使這一尖銳化欲蓋而彌彰。

日本外相在今年一月某次講演中曾經宣稱，美日兩國「並沒有根本不易解決的問題存在於其間。」日本希望美國的友誼，但美國必不錯估日本在東亞的地位，她這地位是以「和平的隅石」為特徵的。美國國務院遠東局首領，斯坦萊·浩因白克 (Stanley Hornbeck)，差不多在同一時候，重申了「不承認武力造成的政府」之「史汀生主義」。日本的外務省立即反應，說浩因白克這樣把一個爭論已久的「史汀生主義」復活起來並任意無視負有遠東和平之責的一大強國 (日本) 的存在，實是一件至堪惋惜的事。

三月廿一日美國的報紙登出口美兩國互換「親善文書」的消息。此項文書是以冗長的外交文句發表的，內容是說美日之間沒有「根本不能和平解決的問題」存在。其實這些「親善文書」的價值是連寫這文書的紙張都不如的。「親善文書」互換以後不到一月，日帝國主義者便發表了一個直接以美為目標的聲明，意欲把美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和亞洲以外；此項聲明大意是說：如別國援助中國，而使遠東和平局面有變動時，則日本決採取積極行動，甚至於以武力維持和平，亦所不惜。日本外務省的發言人發明了一個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使日本對於亞洲事件，尤其是中國事件，獨有自薦的和獨占的統治勢力。

日本的聲明首先即露骨地主張，日本為亞洲之領主。日本有其「在華的特殊地位」，她必須實行其「使命」，並盡其「特殊責任」；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國家配得上「和日本分擔維持東亞和平之責。」日本反對別國「供給中國以軍用

飛機與軍事教練，以及政治性質之借款。」此項聲明並反對「國際襄助中國，即在技術協助及財政協助之名義下」亦所反對。

美國的公司賣了飛機給中國並參加建設中國的航線。日本的聲明便是緊跟着中國政府把向合衆航空出口公司 (United Aircraft Exports) 訂購轟炸機的消息公佈以後而來的。一九三三年中，美國的飛機及零件出口到中國來的，總值當在一百五十萬美金以上。中國政府並與汎美洲航空公司 (The Pan-American Airway System)，聯合航空公司 (The Consolidated Aircraft Corporation)，克特士·賈得航空公司 (Curtiss Wright Aircraft Corporation)，及合衆航空公司合作，建築了許多航線。杭州航空學校的教官也有幾位是美國的飛行家，如郝克斯隊長 (Capt. Frank Hawks)，杜立德少校 (Major James Doolittle) 等是。

四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公佈其致日外相的文件，在日本公開表示為中國與西方各國的任何關係之裁判者的聲浪中，力言美國在遠東的條約權利。此項言論提醒日本注意關於中國的條件與國際公法，並宣稱「任何國家政府，如未經他國之同意，皆不能實行其獨特意志於與他國權利義務及利益有關之範圍中。」

日本的答覆是外務省發言人對於日本在華利權的定義之重述，所不同者只語調而已。中國開放着的門戶仍然是開放的，如果沒有日本認為有礙遠東之和平的東西經過這個門戶。廣田的溫和的回答便遭了「紐約公論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四一二五—三四)的抨擊，該報宣稱，「只要日本在大陸上有一立足地，她的外交政策永遠不會放棄

的」，該報的結論則謂此項答覆並沒有留下足以建立將來和日本的關係的基礎、有之則為「戒備的不信任」。

英外相西門爵士 (Sir John Simon) 發表意見，謂英國政府接受日本對於尊重九國公約及維持中國門戶開放之保證，英國並「滿意保留目前這一特殊問題。」對這言論，英國頗博得與日合作以抗美的公開譴責。「公論報」批評西門爵士，謂其在日本的聲明尚未痛遭抨擊，不能立足以前，即發表不與討論之決定，英國對於日本的野心所持的這種態度，其為一擾亂性的問題差不多是和日本自身之宣言相等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亦以同一態度，在其題名「當非收場事變」之社論上，批評西門爵士沒有遵守諾言公布日本致英政府的文書。這種不公布的辦法「實給我們留下許多懷疑。」合衆社倫敦消息，並謂「他們相信日英兩政府對於保守內容的秘密諒已獲得諒解。」

這些都足以表示，英日同盟當已重新建立，其所取形式或為一紳士協定。日本拉攏英國，非與日本統治太平洋之計劃有關，而其目的僅在對美與蘇聯。在中國及南太平洋方面，日英的利益是衝突的。英國不許日本過於接近印度。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最近英國的牒文只輕輕地提醒日本注意英國在華的利益，同時並加緊進行星加坡海軍根據地的建築工事。

海軍和空軍的競賽實為日美衝突的尖銳表現。美國回答日本是用羅斯福總統的宣言，這宣言是說他要請求國會將公共事業的建築費無限度地移作目前海軍建築之用，「陸海軍雜誌」(四——二八——三四) 上亦說此項關於海軍建築的宣言即為美國給日本的回答。羅斯福總統「對於海軍之建築

，檀香山海面空軍之示威，蘇聯之承認，「滿洲國」不承認主義之繼續，以及同時對華之借款，業已獲得顯著的成功。

「公論報」華盛頓通信，五——一——三四。

合衆社懷疑日本對華的新政策是「特意等到太平洋美國艦隊駛往大西洋之後才公布的，太平洋上美國艦隊的出現與演習已經成為日美關係的因素」(「紐約世界電報」，二五

四——三四)。日本的聲明便是緊跟着太平洋美國艦隊的演習的開始和其經過巴拿馬運河駛向紐約的移動之後而來的。目前的演習「就其訓練與成績言，或許是美國海軍從所未有的最大的平時演習」(「紐約時報」，一五——四——三四)。

這次艦隊「所作的公海戰是假定美國全部艦隊深入中太平洋，在一脫離任何海岸根據地的援助之場合下，而與一同等勢力的艦隊作戰」(「紐約時報」，一五——四——三四)。很明顯的，這次的假想敵便是日本。幾天以後，當艦隊以四十八小時的時間穿過巴拿馬運河時，日本方面立即批評其時間太長，說是一個失敗。

羅斯福政府所通過的海軍建築費用有如下述：「文生案」(Vinson Bill) 中規定一百零二隻軍艦建築費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美金，飛機建築費九千五百萬美金；公共事業管理院 (P. W. A.) 撥出二萬萬七千五百萬美金，海軍專用案規定二萬萬八千四百萬美金；總計十一萬萬二千五百萬美金(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國會紀錄」第三七二四頁)。

日本的預算上，海陸軍費用占着日本歷史上從所未有的鉅額，為數之大計占總支出百分之四十五。如將與軍備有關之其他重要項目一併計入，則其費用約占總預算百分之六十。日本要求與美國海軍平等，美國對此則決不同意。目前的

局面已經到了美日兩國互爭太平洋霸權的尖銳化的海軍競爭之階段。

受日委託管理的加羅林島 (Caroline Isl.) 及麻紹爾島 (Marshall Isl.)，位於南太平洋，形成非列濱與夏威夷之間一險要之楔形物。他們業已構成一行列的日本海空軍根據地，沿着美國從夏威夷方面企圖協擊日本的任何艦隊的航線，綿延達二千英里。

一九三三年夏，日本海軍演習便是在太平洋這些受委託管理的各島的附近舉行的。這是一次在日本國旗下從所未有的極大軍艦集合。今年的演習將要伸張到太平洋廣闊的面積，南自日本本島，連小笠原羣島 (Bonin Isl.)，琉球羣島也包括在內；他們還要打算伸張到赤道太平洋雅浦島 (Yap Isl.) 一帶，這雅浦島已經緊挨着美國的關島 (Isl. of Guam)

了。不久以前，當日本在柴般島 (Saipan，在馬利亞納羣島中，離關島極近) 建築飛機場的消息傳到美國時，美國的海軍界即提及日本當局或已對於美國詳細測量北阿拉斯加的阿留西安羣島 (Aleutian Isl.) 的事實有所聞知。

阿留西安羣島是在日本各大城市及海軍根據地的射擊距離之內，最近美國又派了一小隊海軍飛機出發該羣島，繼續兩年以前即已開始的建築砲台的詳細測量計劃。日美戰爭一起，受委託管理各島對於日本之重要已為美國所深知。為要建築太平洋上美國的海軍根據地，衆議院海事委員會主席文生氏 (Carl Vinson) 即提議協約國 (英法) 把牠們的太平洋諸島之一部借給美國，作為牠們對美戰債之部分的償還。

## 海軍會議豫備會商之展望

胡庚年譯

本文係譯自日本雜誌國際評論第三卷第七號，著者金山三造氏對明年海軍軍縮會議主張變更海軍比率，限制以海軍力之技術問題為議題，反對涉及政治問題——以「滿洲事變」為中心之遠東問題，及國際聯盟問題等。凡此種種成係「日本國論」。通篇論列足以闡明新興日本帝國主義之立場。金山氏實不啻日本當局之代言人。

(譯者)

### 一 豫備會商之意義

按倫敦條約第二十三條載：「締約國為重訂新約可於一

九三五年會議」，及華府條約第二十三條所定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日本條約有效期滿關係，各締約國均注意如何可

克服一九三五，六年之國際危局。今年五月十七日，英外相西門於倫敦復會見日松平大使，及美賓哥木大使各自開陳意向，西門正式提議對日美法意四國海軍縮減問題，作豫備會商，以為打開國際危局之準備工作。豫想其計議之具體議題不外左列各節：

(一) 縮小及限制海軍之技術問題，換言之即關於主力艦，補助艦等比率艦型之變更，或縮小問題，及備砲限制問題等。

(二) 於技術問題之外，是否包含國際政治問題之點。

(三) 太平洋防備限制條約之擴充問題；即防備撤廢地域可否再擴大問題。

(四) 明白規定非戰公約與海軍軍縮條約之相互關係問題。

對於右列問題，僅決定討論範圍之根本方針，則此豫備會商即可終止。蓋若議及細目則具有所謂一九三五年會議之意義矣。

會商地之決定於樹立日本方策上實與有微妙關係。英國對一九三五，六年軍縮會議，於今率先發起豫備會商，實對英國自身導入有利地位之第一步。因經英國此次發意，可預見會商地必決定在倫敦。日本主張在日英美以外第三國作會商地之說，恐難為各國所容認。而實際上關係國間，應取何種方式進行會商問題，英日間西門外相與松平大使當必預先交涉。且於倫敦會商開始日期以前，日美間之諒解當亦不得漠然置之。日本駐美齋藤大使與美之首腦部間，必先往還折衝。如是日本之企圖分別為英美兩國聽取，結果足以造成英美兩國對日共同戰線之機會，此點實為日本之隱憂。而據傳聞所得，日英，日美，英美之個別折衝，為英國側最初之意

圖。日本為避免個別折衝計，主張日英美三國以聚會一堂為原則，較為切當。不然此次豫備會商必踏過去倫敦會議時豫備交際之覆轍，而為達成一九三五年本會議之重大阻障。

## 二 比率主義之變案問題

當一九三五會議時，各締約國對於倫敦條約之權利義務關係，倫敦於條約第二十三條規定：「於右會議，本條約之任何款項，不拘束任何締約國之態度」明白承認各國之自由權。日英美三國根據右之原則出席此次豫備會商，其劈頭豫期之議題當為要求一九三五年之海軍軍縮會議之指導原理，換言之即為如何繼續現行五·五·三比率原則問題。

美國外交政策協會，於四月十五曾發表關於將來軍縮會議之意見。其第一項祇述：「美國對日海軍比率有加考慮之必要。」而於比率之實數，並未明示。然依去年十二月美斯晚生海軍長官向羅斯福總統提出之一九三三年度海軍報告書明言「美國雖垂示軍縮模範，而他國如不追隨，則美海軍力遭顯著之減損，以至不得復振。美國之海軍力低下結果，非但不能促進世界和平，反使世界和平瀕於危殆態度。如軍備得以均衡，外交隨之強化，而為確保國際和平，及國際正義之重要因素。但若一國之軍備縮減不當，則將誘致「侵略的戰爭」。對國際條約上諸權利遭受侵犯。故吾主張仍繼續英美日現行之五·五·三海軍比率。」由此觀之，美國固明白主張繼續現行之海軍比率，於英國方面迄今對此點，雖無積極的正式意思表示，而本來英美海軍原係等率，所謂比率云者於兩國間不成問題。且英國當今意欲稱霸世界海上當然切望最近於通商上之猛烈競爭者——新興日本之海軍比率置於

本國之低位。

日本可主張撤廢比率，承認「有充分自守能力不以攻為目標」為基本原則之自主的保有量。一九三二年日本於一般軍縮會議之提案為：

(一) 規定將來製造之各種艦艇形，及其備砲口徑之最大限度如左：

主力艦	二五・〇〇〇(噸) 一四(吋砲)
甲級巡洋艦	八・〇〇〇
乙級巡洋艦	六・〇〇〇
驅逐艦	一・五〇〇
潛水艦	一・八〇〇
航空母艦全廢	且禁止於艦上裝置甲板或飛行機着艦台。

(二) 英，美，意，法，日，五國之主力艦，及甲級巡洋艦之保有量縮小如左：(單位噸)

日本	二〇〇・〇〇〇	八隻
英國	二七五・〇〇〇	十一隻
美國	二七五・〇〇〇	十一隻
法意兩國之最大限度為十五萬噸，於其範圍內各國之實際所有量，可於關係國內協定之。		
甲級巡洋艦(單位噸)		
日本	八〇・〇〇〇	十隻
英國	九六・〇〇〇	十二隻
美國	九六・〇〇〇	十二隻
法意最大限度各為五萬六千噸，(七隻)於其範圍內各關係國可於各國內協定其實際所有量。		

(三) 英，美，法，意，日各國之乙級巡洋艦，驅逐艦，及潛水艦之最大限度保有量，規定如左：(單位噸)

乙級巡洋艦	一五〇・〇〇〇
驅逐艦	一五〇・〇〇〇
潛水艦	七五・〇〇〇

由以上之提案大體可觀測日本主張之用意。要以比率主義之原則，雖始終為英美所固執，而日本於此則以總噸數主義對抗，於其範圍內求得某種妥協之途徑不亦宜乎。

然所謂絕對總數主義者，於所定噸數內有行使絕對自由數之可能。結果有招致助長軍擴之缺點。但為防止此缺陷可規定具體條件例如對艦之種別，或特種融通方法，予以質的量的考慮。至若比率主義則負劣勢比率國，於國防上常時有備置與其比率相當實力之必要。優勢比率者亦有於所主張之優勢處生造艦競爭之缺陷。職是之故，則打倒比率主義實為絕對必要。

美國海軍如盡力維持其「大渡洋策戰」，則日本之主力艦有持相當量之必要。英國海軍由其特殊立場關係言之，有所謂門賽爾海相之「建造比較小噸數之巡洋艦政策」。準此則日本亦可因其特別情形，主張保存潛水艦。綜合此等情事謂日美日英間各有其共通利益存在，亦無不宜。

豫備會商對比率問題難免爭論。然如前述，能於對英，對美之共同利益處練就基礎對策，則於達成會商目的諒有些許貢獻。此次豫備會商之提倡者，雖為英國而英國，對此會商之成功與否並無成算。故雖會商之主要部分為日英美問題，而亦招請法意兩國，其蓄意蓋在使法意準備從事和解耳。

### 二 通貨膨脹政策之兩面性

倫敦條約前文謳歌「減輕國民爲軍備競爭之負擔，乃海軍縮之一重要目的」。而國民負擔之減輕須由合理的軍縮。換言之，須有充實國防安全之軍備，確保均等自主之保有量，始克實現。然以現行比率主義內在之缺點，與夫國家相互之不信任態度關係，當訂立華盛頓，倫敦兩條約後各國均投入海軍競爭造艦競爭之旋渦。

最近衝動世界耳目之海軍擴張案，厥惟美之文森特，拉邁爾案。該案計劃於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五年間製造一〇二隻艦艇。其細目爲八吋砲巡洋艦一隻，六吋砲巡洋艦五隻，航空母艦（一萬二千五百噸）一隻，驅逐艦六五隻，潛水艦三〇隻。此外該案並含有海軍兵員之增加及製造或購入一千一百八十四架航空機等項目。關於實現右案，艦艇建造費之預算爲五億一千六百萬金元。對航空機賦與大總統支出九千五百萬金元權限（但各年支出額須經議會協贊。）斯晚生長官根據N. R. A之制定實施法對於救濟失業新造艦計劃說明：「於萬一場合，爲維護美之權益計，有握世界第一海軍力之必要。余之造艦計劃案爲六吋砲巡洋艦四隻，航空母艦二隻，驅逐艦二十隻，砲艦二隻，潛水艦四隻，合計三十二隻。此造艦事業係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三年計劃。經費需二億三千八百萬金元。」

復次英國亦年年對海軍加以補充擴張。其一九三四年之造艦計劃，爲巡洋艦四隻（新未納脫爾級三隻，阿來斯澤級一隻），驅逐艦一隻，驅逐艦八隻，潛水艦三隻。航空母艦一隻，其他八隻，合計二十五隻。

日本爲與英美對抗，曾有第一次及第二次補充計劃，於

此不必贅述。按英國本年度海軍預算爲五千六百五十五萬磅，較去年增加二百九十八萬磅。日本海軍預算爲四億八千七百萬圓，較去年增加四百三十九萬四千圓。各國海軍預算，均有顯著之增加。所謂軍縮目的之減輕國民負擔，初未見有何實現之形跡。當大戰後世界恐慌，各國財政狀態趨於惡化。而今各國海軍預算，爲造艦競爭反因而增大。以是益使國家財政基礎瀕於崩潰，其影響所及實不容忽視也。

原來世界恐慌之原因，由於大戰結果產業荒廢及戰債問題之末路窮途所致。其影響所及以至金本位制度之基礎動搖，因此各國復興國內產業及維持金本位問題，遂爲當務之急。而英國終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停止金本位。美國於一九三三年三月金融恐慌發端，四月實行禁止金輸出。以是各國之財政經濟政策均不得不趨向通貨膨脹政策，此通貨膨脹政策對軍備擴張間接有刺激性，因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可使物價提高，因物價提高而促進企業之勃興進而當然使失業者得以就業。但國家不備待此自然之效果，而更有積極講求失業救濟策之必要。如着手助長軍需工業之具體方策，即爲國家積極從事救濟失業之老調，亦即爲現下各國之產業國策，形成軍備擴張之動因。關於此點最明顯規定之例証，即爲美國之產業復興法。至於根據此法之造艦計劃，以上已經說明。

然於另一方面，此招致軍需工業擴大之通貨膨脹政策，轉而生出阻碍必需軍備之結果。蓋以物價昂騰貨金騰貴，結果對於製造及購買軍需品極感困難也。益以國家因爲回復景氣，同時不能實行增稅關係，期得其財政之均衡，遂爾遲遲不能實現。當此場合如強行擴張軍備，必復使國家財政經濟之根基陷於危殆之局，因此勢必不得不阻止軍備擴張。英國

之物價指數以一九一三年為一百時，大概以一九一九年為最高，一九二一年末以還遂趨激落，去年十一月之指數僅九八·三。雖如此而去年英國之經濟狀態，猶稱非常回復。且英國不願其物價指數之低落，仍逐次增加其造船費，例如一九一四年製造之伊利薩伯皇后號約三百萬磅，巡洋戰艦虎號約二百萬磅，大戰後製造之戰艦福得號六百二十萬磅。其後羅得內，納爾遜號約七百萬磅。華府條約之最大限制主力艦三萬五千噸級需七百至九百萬磅。以是可知其海軍軍備之擴張補充，於財政上之重大負擔，為如何也。

#### 四 日本之經濟力與其主張之根據

一九三五年之海軍軍縮會議，由日本觀之為「滿洲帝國」成立後之事。由英美等各國觀之，為日本退出聯盟之重要問題後的聚會。於是可豫想本會將議及以「滿洲事變」為中心所引起之各種遠東問題。但一九三五年之會議，可將遠東問題，聯盟問題等政治問題除外而祇限定為純粹技術之軍縮會議。例如美國於菲列賓獨立前，如何變更其太平洋工作。英國當防護東方殖民地要衝之新加坡築港防備問題，應擴張至如何程度？均為有興味之問題。此外將利用海軍軍縮會議豫備會商，討議由英美對華投資所生之兩國遠東政策及聯盟之對華援助等問題亦不難豫想。但無論如何類此諸點均可於軍縮立場外討論。

要之，國防之基礎，以一國之國力消長之基準而定者為最適當。至若判定國力消長之尺度，於歐戰前自由瓜分合併領土時代，係依一國領土之廣狹而定。迨至凡爾塞條約成立後，禁止擴張領土，由是國力之變遷，惟依一國經濟力之進

退增減而測定之。一九三三年一月至十一月之日英美三國之金元物價指數表示如次：（一九一三年一月為一〇〇）

	日本	英國	美國
一月	六六·七	六二·三	六九·一
二月	六四·〇	六二·三	六七·二
三月	六四·九	六二·三	六九·一
四月	七〇·〇	六四·八	七三·八
五月	七五·六	七五·九	八四·四
六月	八四·四	八一·五	八八·一
七月	八八·四	九二·一	九五·二
八月	九〇·五	九二·三	九五·七
九月	九二·一	九〇·九	九三·五
十月	九八·〇	九八·三	九三·二
十一月	九八·〇	九八·三	九三·二

依右表所示三國物價均有上昇傾向，但英美兩國十個月間之變遷，步調不整。此係強行人為之物價政策，通貨膨脹政策之結局。日本之物價指數量現漸增狀態，步調較整。故雖為通貨膨脹政策結果所致，但可示其基礎比較健實。茲更進而比較其生產指數，以一九二八年為一百，則其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之生產指數平均如左：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日本	九四·一	八七·四	九〇·一
英國	九七·九	八八·八	八八·三
美國	八六·五	七三·〇	五七·六

且與生產旺盛成正比例之一九三二年中之日本輸出貿易額，約為九千六百七十八萬金元，英國約為四千七百五十九萬金元，美國約為三千九百五十五萬金元，日本佔第一位。

如上所示日本之經濟力之伸長，顯然日本為保護通商及國家富源起見，不得有如現在低於英美之海軍力，此為海軍比率變更之合理根據。當出席此次豫備會商時日本可將其主張之根據求各國明白諒解。此對建設一九三五年本會議基礎極為重要。

如豫備會議不能收何等成果，對一九三五年會議投射暗影時，各國是否更從事劇烈之造艦競爭，此點如前所述，若

## 國際時事短評 (一)

### (一) 新加坡防備問題

新加坡軍港的防備問題，因有將來一九三六年的「危機」，便好像成了關於「將來的戰爭」的流言根據地了。特別是本年之初，在新加坡開了英帝國海軍會議，給與關係各國的再軍備運動以極好的題目，流言復生流言，將來的戰爭好像簡直不難成爲明日的戰爭。

新加坡所開的英帝國海軍會議，聽說是：「在一個軍艦裏，絕對秘密地開了，無論是什麼記者，不但軍艦的甲板上，就連軍艦的附近也不准走近」。其內容當然不能爲外間所知。不過最近的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雜誌上，載有由南洋視察歸國的北平大官的談話：有如下述：第一，非常時爆發的時候，英海軍舉全力以當新加坡和香港的防衛。第二，日本侵入華北的時候，英海軍立刻加強了在華南的地位，且必須擁護英國的貿易和權威。第三，若非常時，南海的英海軍，與東印度的荷蘭海軍連結密切關係，兩國海軍共

各國之經濟財政狀況不發生迅速好轉狀態時，各國對於軍備擴張，不得不自行加以某種程度之限制。

最後對於本年末，何國將對華府條約廢止通告問題。我以為倫敦條約與華府條約有相互關聯性質，其廢止通告，終須視一九三五年會議結果如何而定，豫料任何締約國不能遽出廢止通告之舉。

苗迪青譯

同保持馬來羣島的安全，這三項據說是會議的內容。真偽暫且不問，但其爲英國的遠東政策，當然也可以豫想得到的。但是作爲遂行這種政策的戰略根據地，自然新加坡和香港都是重要的，不過因爲華盛頓條約的限制；不得加強香港的防備力，所以新加坡的防備，爲英帝國海軍戰略上極重要的關鍵。

新加坡軍港距日本三千海里。距澳洲（最短距離）二千四百海里，距悉尼，新金山五千海里，距新西蘭的威靈頓港五千三百海里。遠離的英本國欲以此港爲防備中心的英海軍政策，在香港防備限制時期中，總之現在因有作爲英海軍本隊的東洋最完美根據地的必要，所以英海軍當局的努力也非常之大。

最近，英國議會比去年增加五七六萬磅的國防費，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數目，充作原定爲一九三九年完成的新加坡軍港工程而提前到一九三五年底大體竣工之用，以五十萬磅



作為擴張重砲隊及空軍之用，以七十五萬磅作為海軍設備的支出，以其餘的數目把馬來守備隊的人數由一，五一二名增至二，三三三名。英帝國為建設新加坡的軍港到本年度末了，已經支出七〇〇萬磅了，但是到完成為止，據說還要四〇〇萬磅。英帝國為握得海上霸權，投出一億一千萬磅的巨費，在不分晝夜的加緊工作着。從事此工程的工人，中國苦力最多，有八，〇〇〇人；此外馬來土人有四，〇〇〇人，印度人有二，〇〇〇人，總數一四，〇〇〇名的東亞勞動者，在瘟疫病猖獗之地方被使用着。

英海軍眼望着『危機』，努力完成新加坡的軍港，且確信因新加坡軍港的完成，澳洲和新西蘭就無被敵侵略之憂。

香港的防備，只要是在維持現況，英海軍則不能不徹底加強新加坡的軍港。讀者大概還記得四年前，在此港設置大浮船渠吧！那不過僅能容一萬噸級的軍艦而已。羅德斐夏以來傳統的大艦主義，使現今對東亞作戰上感覺極大的缺陷，新加坡軍港的急速建造，就是補此缺陷的。（改造七月號）

### （一一）法俄波三國間關係的新開展

一九三三年十月因德國退出而益形無望的陸軍軍縮會，到今年四月十七日又因法國的對英通牒，好像簡直是氣絕了。

法國拒絕了英國的提案，但是僅只這一點；法國就更前進一步接近戰爭的危機了。法國自然不能不自求『安全保證』。於是法國舉國一致內閣的外相包爾道的旅行開始了。法國外相四月二十二日在華沙出現了，到華沙的第一天

晚上他和比爾斯道斯基作第一次的會見，次日又會談了二點鐘。德國的新聞的觀察包爾道到華沙有三個目的，第一是：再認一九二一年的法波同盟，第二是，求波了解在軍縮會議中此兩國能和蘇聯協同以牽制德英。第三是和前二者有連帶關係的，即將從來惡劣的經濟關係加以改革。但是包爾道的第一個目的不難推察是關於法波問題的。波蘭在一九三二年同蘇聯締結了不侵犯條約，但到一九三四年同德國也訂了不侵犯條約。依此條約而表現了的波德接近關係，不僅對於俄國，而特對於法國引了極大的恐懼。因為波德接近；能顯然的把德國西部邊境的抵抗力加強。包爾道會見了比爾斯基，聽說最先質問的便是波德秘密條約。及至他得到『因為波德條約對於波蘭允許完全的行動自由，所以法波同盟（一九二一年）中波蘭對於法國一切的義務，仍以十分誠意實行着的』的回答，便極安心了。

包爾道離開華沙，二十六日又在普拉格出現了，次日他同捷克斯拉夫大總統馬沙里克，首相見納春等會餐，席上關於巴爾幹協定，羅馬協定，軍縮問題等，相互交換意見。若依據兩國代表會見後所發表的聲明書：此次兩國會見結果，小協約國和法國之間能相互同意協力維持中歐及東歐的和平。

包爾道的旅行完了，但是收獲如何？依德國方面的觀察，包爾道到波蘭的目的，不但重新確認法波舊同盟，並且更進一步要使德波條約失效，假若他真要求過這樣諒解的話，那總好像是失敗了。

但是假若有使小協約國和蘇聯及法國之關係更加密切的企圖，至少可以說他到普拉格之行是成功了。尤其是促進這

樣的結合原因；在蘇聯方面也有的，也就是因希特拉德意志的東方政策感覺不安的蘇聯政府，對於波蘭也要求過保障，同時也直接向德國政府提案協同作成關於保障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的獨立的議定書。但是德政府很快的便斷然拒絕了。其理由簡直很可笑的：蘇聯提議保證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獨立，但是要侵略這些小國的國家，恐怕一定是大國。但是德國相信蘇聯及其周圍是不會來侵略這些小國的獨立的，況且德國一點也沒有這樣不逞的打算，所以蘇聯的提議認為是無意義的，假若反過來說，要是承認這種提案，即是說在德國方面多少有些嫌疑而自己承認了。

蘇聯的這種失敗促進蘇聯更加接近法國及小協約國。在五月已經公然策劃蘇聯加入聯盟，但是仍然成問題的還是波蘭的態度。波蘭對於蘇聯加入聯盟，贊成是贊成了，不過是有條件的。第一必須也要任命波蘭為常任理事國。第二要求蘇聯簽字關於保護少數民族條約。這兩個條件，都是有關於克蘭問題的。意思就是說：蘇聯若以常任理事國處理波蘭烏克蘭的少數民族的請願，波蘭必須保留也能有處理俄領烏克蘭的少數民族（波蘭人）的請願的對等權利。結果，包爾道雖然盡其力量，然而波蘭始終沒有投奔法蘇的陣營來。但是我們不能不說法國結合對抗欲承認德國擴充軍備的英德集團的勢力是個成功。

此後外國電報傳俄法同盟成立云云，不過真相尚不能詳知。雖然如此，那也只能認為是上述的關係的進展。

（改造七月號）

### （三）日本巴西間的最近關係。

五月二十四日，巴西憲法議會，以大多數（一四六——四一）主張通過了一項限制外國移民案的新憲法。

通稱此為：「米格爾·考道案」。或是：「百分之二案」。為什麼這樣講呢？是因此案係一位排日醫師米格爾考道先生所提出的，又因為此案要限制到過去五十年間各國的移民總數的百分之二，所以有那樣名稱。但是德、意、西班牙等在過去五十年間已經移民到芬丹，僅僅日本的巴西移民只過了二十五年。所以日本受的打擊最大，因之也有許多人把米格爾案稱為排日移民案。以最受打擊者來說，那無異為排日移民法案，若依巴西的排外主義看，也是德、意、西等各國的外國移民限制法案。日本當局的統計，過去日本的移民總數為十五萬，今後的移民數每年只不過能有三千（巴西報載也有四百之說——譯者）。近數年日本的巴西移民，每年不下二萬或二萬五千。現在居留巴西的日本人已有十七萬（最近）其中十萬係從事咖啡、米、野菜等的栽培。其他為自由業者，或為地主及資本家。

自一九三一年包爾巴哈的巴西革命以來，巴西的失業問題日益重大。雖然限制外國移民，但是對日發表了極友好的宣言，僅只對於日本的移民入國不加限制。為什麼此次排日案突然通過了？

其主要原因，在於去年八月的國際經濟會議分裂以後，各國的封鎖政策，也即是以軍擴為背景的汎亞美利加集團（American Block）的中美南美的拉丁亞美利加的一環的巴西的國粹化，和巴西產業的重鎮——桑坡路（Sao Paulo）州

的珈琲落價，因此而失業問題更形嚴重，特別是因爲日人在桑坡路州住的最多，占日本移民以及日貨的進出的十分之九。

所以那是圍繞着太平洋日美資本對立的表現，也可說此次巴西的排日移民法案，是前些年加拿大的排日法案的延長。

如此，日本的移民問題無論在北美或在南美都受到排斥了，在南洋也是末路了。就是在所餘下的滿洲的日本北滿移民，同時又被送回本國的，去年就達到八萬之多。日本的人口問題，結果是失業問題之益形困難和尖銳化。

(譯自讀書七月號)

## 國際時事短評 (二)

邢珍洲譯

譯自德文版政治經濟週刊(五月二十四日第三十一期)這篇文章雖然只簡短地述評了幾件事情，但已經可以看出國聯之如何無能以及各國政治家之如何鈎心鬥角了，爰譯出獻給留心外交形勢的讀者。

### (一) 薩爾問題

國聯理事會對於薩爾問題不能有何決定。德國政府拒絕對於投票底自由給與任何保障，拒絕組織考察破壞投票方式的法庭，抗議成立國際警察，要求確定投票的日期。法國政府——在保護投票自由的藉口下——提出投票自由的保障問題，以及增加警察或建立國際警察等問題。自然希特勒政府達到使薩爾問題根本成一問題的目的。如果德國沒有法西斯蒂的狄克推多，那麼薩爾歸還德國幾乎是一種必然的事情。投票時只能解答三個問題：第一，薩爾區域是否歸還德國；

第二，或者與法國合併；第三，或者繼續維持現存的制度。問題底如是提出已經排除薩爾民衆自決權底執行了。所謂「德國戰線」實行的空前恐怖，殺戮與開除底恐嚇，對於小資產者的經濟壓力，抵制行爲以及恐怖行爲——這些即從資產階級立場上看來已是排除了投票底通常進行了。薩爾區域的警察已法西斯蒂化了。國際警察底配置，法國的壓力，對於革命運動的壓迫，革命羣衆底示威與會議之被禁止，國聯管理處底法西斯蒂化——這些當然也無從保障自決權底執行。社會民主黨在薩爾區域執行着法帝國主義的捕吏與國聯底助

手的作用，是否能達到投票，還是一大問題。同時國聯理事會是否顧及投票的結果亦是一大問題。如果能夠實現投票，那麼從現在的形勢下可明顯地看出，保持現有狀態對於鞏固勞動者底反法西斯蒂鬥爭有比較最大的可能。薩爾仍然歸還第三國對於勞動者毫無考慮的餘地，合併于法國的問題亦然。尖銳地反對歸還于希特勒德國，反對國聯管理處的法西斯蒂化以及反對國聯，反對德法的資本——薩爾區域革命運動底政策應該建築在這上面。日內瓦會議已表現出，薩爾問題內隱藏着何種騷擾與危險。薩爾區域是西歐的弱國，能夠成爲新世界戰爭的塞拉葉渥（按塞拉葉渥事件是歐戰的導火綫，譯者）。

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在奧國失敗與屈服于波蘭以後，企圖利用薩爾問題作狹義愛國主義的煽惑。但是希特勒政府在日內瓦——雖然有意大利的援助——外交上遭受到一新的嚴重的失敗。投票的日期並未確定，而整個問題被推移到下一次的理事會上討論。

## (二) 希特勒的外交

否認希特勒在所謂『勞動會議』上反蘇聯的演說有何外交政治的意義是完全錯誤的。這個演說主要的是表現出內政的緊張，羣衆對於蘇維埃政權的熱望以及羣衆對於蘇聯的同情底增長。……

蘇聯只能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輔助下生存，共產主義採用了資本主義底構造——這種噓話只有希特勒這樣的總理能夠說出。希特勒關於蘇聯內荒災與困難的吼聲只是哥畢爾『兄弟們在危急中』的宣傳底繼續而已（按，德國國社黨曾說

言在蘇聯渥爾加河區域居住的德人幾乎全死于災荒與恐怖中，藉以引起對蘇聯的惡感，譯者）。在這一問題上社會民主黨曾作了前期工作，希特勒只需要再推動一下。當法西斯蒂政府從蘇聯方面不能獲得較多的定貨單時，希特勒便成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採行經濟封鎖的代言人了。

哥畢爾聲述反對共產主義，希特勒狂吼着反對蘇聯。內政的緊張與外交的困難已足以說明，爲甚麼希特勒在反對批評者與不平者的宣傳下，在頒佈『人民法庭』的律條下，在新的反猶太人的浪潮下，同時也加強了他的反蘇聯的宣傳。在薩爾問題上法德間的衝突更加尖銳了。希特勒狂吼着反對蘇聯。法西斯蒂狄克推多底外交在巴爾幹半島上已積極起來。高林在與南斯拉夫訂立商約後到南斯拉夫與希臘的旅行主要是對意大利的一種示威。在奧國反對多爾福斯政府的國社黨人之恐怖行爲底重燃一部份也是向意大利示威，同時是德國法西斯主義對於意奧匈三國在羅馬訂立的經濟協定一種回答。此種協定保障了匈牙利在意大利兩百萬噸大麥的銷路，保障了奧國木材工業在意大利與匈牙利銷售的可能性。牠並且保障了奧國許多工業品輸入意大利與匈牙利的優惠關稅。羅馬協定建立了意奧匈三國密切的經濟合作，開創了意大利財政資本侵入奧國工業中的大路。此協定並不能解決奧匈的經濟困難，但削弱了德國在奧匈二國內的經濟地位。自然，羅馬協定是意大利在多腦河區域建立的同盟系統底一種經濟壁壘，因此不只是反對小協約國，而且亦是反對德國。德國以在巴爾幹半島上的陰謀，在奧國內的新的恐怖行動以及示威式的招待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的新聞記者等行動來回答意大利對於德國的此種打擊。但這並未阻礙着，德國

法西斯主義在增軍問題上找意大利的援助。希特勒的親信里本特魯普在倫敦的旅行幾乎毫無所得之後又跑到羅馬去與墨索里尼和蘇維治會見。里本特魯普似乎並未提出而未獲得新的建議。他在倫敦時是否允諾相當的限制衝鋒軍以及一切其他軍事組織尚未明白宣佈。但是希特勒由于內政的原因必會清洗與限制衝鋒軍的（按數日前希特勒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壓迫其親自創立的衝鋒軍並掀起了軒然大波——譯者）。

### （三）『軍縮問題』

里本特魯普在倫敦的會談已毫無結果，軍縮會議主席韓德森的旅行同樣的無所得。法帝國主義的刊物『時報』與『巴黎回聲報』曾忠告韓德森：軍縮會議開始時人們還重視韓君的職務，因為他以第二國際主席的資格是作軍縮會議主席的最適當的人物。德奧社民黨崩潰後韓君的作用亦完結了，為第二國際的危機解除了牠的聲勢。韓德森意欲挽救軍縮會議，這這是說，他欲貫徹英帝國主義的政策，替德英獲得充分時間。而法外交却冰冷地拒絕了這個企圖。

英國政府的內部鬥爭還未能使英國對於軍縮的策略有一致的決定。下議院的外交討論揭露了英國外交政策底較深的動因，揭露了英帝國主義營寨中爭取新外交方向的內爭。麥克唐納德與包爾溫主張新的方針，把軍縮會議長期推延下去。西門却表示反對，因為『軍縮會議』底繼續推延會阻礙英國底擴軍。工黨議員克里浦承認，如果在外表上批判政府底政策時，那麼應該相信，英國或者與日本的進取已締結同盟或者在日本破壞條約之前視若無視。克里浦贊成蘇聯加入國

聯。保守黨議員開葉司公開主張恢復英日同盟。另外一位保守黨人開柴里特主張與法意恢復同盟。

看呵，這樣多的演說者——這樣多的趨向！

包爾溫重複地聲述，限制歐洲各國的空軍與禁止空中轟炸對於英國有決定的作用。如果在此問題內得不到一致時，英國應將空軍擴展一倍以達到與歐洲擁有最大空軍的國家相等。實際上英政府現在已準備了擴展空軍的偉大計劃。法國政府對於此問題同樣不欲落後。杜美格政府從吏員底薪金，養老金以及工人工資上『節省了』四十萬萬佛郎之後，向議會要求加三十萬萬佛郎的擴軍費用！

### （四）拉特維亞與保加利亞的政變

最近有兩國發生了法西斯蒂的政變。拉特維亞已建立了法西斯蒂專政，他關於外交的方針不會有基本的變動的。相反地，保加利亞法西斯蒂團體劫奪了政權以後似乎採取一種外交政策的新趨向。在蘇菲亞法西斯蒂營壘中親法派與親意派互相爭執。近來慕沙諾夫政府與希特勒法西斯蒂主義亦不斷地傳送秋波。由國王援助獲取政權的軍官團似乎與南斯拉夫進行協調，在外交上尖銳地反對希臘。所以牠在馬其頓運動中排除與南斯拉夫急劇鬥爭的米海洛夫派。如此，蘇菲亞法西斯蒂營寨中的力量底推移是適合于法帝國主義的政策了。法帝國主義以同樣的親切心歡迎里加與蘇菲亞的法西斯蒂政變，如同牠以前歡迎奧國的多爾福斯統治一樣。資產階級『德模克拉西』毫不忌憚地爲了本國帝國主義的利益來利用法西斯主義。只有第二國際的包伊爾與卜魯姆輩還在幻想建立『各民主國家的聯盟以反對法西斯蒂的同盟。』

## 二十年前

邢西萍譯

二十年前（一九一四）正是慘殺人類的世界大戰底爆發期。二十年後的今天，大戰的慘痛印象尚深刻地印在人類底腦海裏，但是黑暗的戰雲又已彌漫于全宇宙了！各國政治家，軍事家以及一切專家又在舉起『文明』『人道』的旗幟狂妄地準備戰事了！爲甚麼發生戰事？如何制止戰事？是讀者值得深思的！

這篇文章是對於大戰的回憶。作者是德國知名的政治家Hugo Eberlein，是盧森堡與李布克內西的密友。大戰時曾在槍林彈雨下捨死忘生地作反戰運動，牠對於歐戰當然有更深刻的感觸，爰譯出以供研究世界形勢者的參考。

譯者

是一九一四年非常美麗的五月。荷享曹倫王族中一位有權威的大言不慚的皇帝統治着德國。在兒童公園中，在學校與教堂中，幼童青年以及各色男女都被訓導着敬愛與崇拜天降的國父。星期畫報等刊物無一期不裝飾着皇帝底新影。他作些甚麼以及他不作甚麼，他在何處佇立，何處散步何處旅行與何處騎馬——他是真活動呢，這位自豪的蠢漢——被廣泛地渲染地在各刊物中描寫着。兩首歌曲吼遍了全德國，在工人區域內手琴與留聲機內彈奏着：『萊茵河上的守衛』（按即德國國歌，譯者）與『吾皇凱旋萬歲』（按即德國國歌，譯者）與『德高望重的』皇帝統治着。他統治着在奧國也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皇帝統治着。他統治着

一個包括許多民族的國家。從這些民族中組成了一種一致的軍隊，牠的任務是：旗幟與刺刀向外開展，對內保衛皇位與合法的秩序。哈布司堡王朝的奧國時時發生大的騷亂，但是有一堅固的基點：皇帝陛下，他在位已六十六年之久依然是康健與愉快的。布拉格，布達佩斯特各城市一切軍樂隊都彈奏着他的讚歌：『上帝保佑我皇』！

這兩位皇帝在權勢與資望上遠遜于曾統治歐亞二洲最大部份的俄國沙皇。沙皇不但是他的屬民底國家元首，而且是他們的宗教領袖。動搖他的寶座的革命（按即一九〇五年革命，譯者）『微倖』被消滅了，在滿州的失敗又由于軍隊底

新改造而補償了，曾圖謀不軌的資產階級也變成了沙皇忠馴的奴僕。沙皇曾在工人羣衆底激盪前保衛他們，給與他們新的勢力範圍。農民們應該由司托立平的改良安服下去。俄國公債底行市在世界交易所內增高了。在沙俄許多教堂與少數學校內都在歌唱與祈禱着：『上帝保佑沙皇！』

在強暴的統治者底主權下產生了龐大的財富，在各帝國間未有平均的分配，在各帝國內更未有平均的分配。少數人獲得了最大部份，較多的人只得一羹匙，多數人只得一平滿的小羹匙，最大多數的完全兩手空空。但是和平却統治着渥爾加河區域，萊茵河區域與多腦河區域呢！是的，在多腦河下游發生了小的巴爾幹戰爭——但是這種各民族間的互相攻打遠處在土耳其後面呵！在歐洲本部是和平的，而且和平還是『有保障的』，如同各議會底巧辯家與和平主義底使者在柏林與巴黎各種莊嚴的會議上向我們所保障的一樣。和平特別是在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以及含有數百萬會員的工會中找到穩固的支柱了。對外和平，國內和平——改良主義者在和平主義者底歌唱團中合唱着。多謝上帝，戰爭與革命底時期都過去了！

毗連俄國邊界的一個奧國鄉村中工作着——位在偉大人物中不甚知名的政治亡命者，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伊立奇，烏里諾夫！

自由競爭底時期——那時低廉價格在掠奪國外市場上盡着重砲隊的作用——，那種形成政治上自由主義之經濟基礎的自由競爭時期在一九一四年早已壽終正寢了。因此在國內『和平』發展的時期也過去了。新的經濟——壟斷資本主義在牠的外交政策上（這是說在反對牠的國外競爭者與榨取牠

所壓迫的弱小民族上）以及牠的內政上（即壓迫本國的勞動大衆上）都是好戰的。前世紀的七十年代時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中已形成了加特爾，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葉加特爾已經是整個經濟生活底基礎了。資本集中與生產集中是形成加特爾的動力，牠賦與了一種權勢，不但在價值構成上剝削本國的勞動大衆，而且在一般上更進一步地剝削消費者。各小銀行以其貸款生意已不足供給各種企業之用。各銀行遂親自供給各企業資本，於是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合併了，財政底寡頭政治統治着整個經濟。壟斷資本代替了自由貿易，給牠以致命的打擊，建立起高大的關稅壁壘。牠在關稅政策內與同樣要求保護關稅的地主階級是一致的。企圖壟斷全世界市場的國際加特爾亦出現了。壟斷資本主義阻礙着生產力底繼續發展，因為牠排除了競爭，限制了工業活動。資本案轉變成持利爲生者與債券保持者，變成純粹的寄生蟲。這樣，壟斷資本主義造成一種停滯狀態，把資本主義引入一種腐朽狀態中。但是這絕不是消極的腐朽。財政資本以資本輸出的辦法（築鐵路修運河）作牠最好的生意，從落後的國家中有保障地榨取大量利潤，增加對於這些國家的影響，一直到統治了牠們。建立民族國家的熱望被統治外國的慾望取而代了，壟斷資本主義底政策就是帝國主義。因爲資本主義的列強對於世界底分配已告一段落，從新分配世界的鬥爭又重興了。結果是狂烈地競爭軍備底擴展形成，圍繞着兩個互相對立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英美的集團，公開準備帝國主義戰爭。

這種爭取過剩利潤的鬥爭是在勞動大衆與被壓迫民族底肩背上決鬥着。壓力產生出反抗力。在波斯，土耳其與中國

到處掀起民族革命的運動。阿拉伯人在特里波里司起來反抗侵入的意大利人。無產階級呢？牠們進行着數十萬人參與的強大的經濟鬥爭，但是這些鬥爭多是根據着工會鬥爭底舊方式，多未獲得效果。羣衆強烈地要求新的鬥爭方法。牠們感受到將要成爲俎上之肉了，於是給了第二國際一種壓力。一九〇七年在司徒德加特舉行的第二國際大會議決，採用有效方法阻止戰爭底爆發，并且聲明，倘若此種鬥爭無效時，無產階級應視資本主義爲死敵，利用由戰爭所引起來的經濟

## 編後

這一期我們所要介紹的是國際關係問題，一共有六篇文章，他們的立場和看法是很不一致的，例如 N. Poffen 的「日俄開戰後的國際趨勢」完全是美國人自由主義者的看法，他對局勢的分析是取形式邏輯的方法的。不過他以爲假如日俄真的戰了，而勝利屬於俄國方面，則其對西歐之威脅比日本戰勝還要可怕些，因爲蘇俄除武器外，「還有一種觀念，一種希望，及一種有效力的宣傳制度作工具，這種希望對於亞洲的民族具有特殊的誘力」。所以他說英國不會坐視日本之敗，英國一定會起來幫助日本，但美國則因其經濟的政治的利益亦不能坐視日本之全部勝利云云，這與另一篇文章，H. Lindsay 的「日美的衝突」中的分析頗有共通之點，雖然林氏是站在另一個立場來觀察的。

「海軍會議預備會商之展望」代表日本軍人之見解，他們所要求的是軍備平等；其對國際的野心與其所持的理由于此文中灼然可見。

此外的幾篇文章意義自明，無待介紹。「二十年前」是一篇很有趣味的歐戰回憶文字，這僅是一個楔子，以後我們還可以繼續譯出，以饜讀者。

一九三四，七，十一日，北平。

危機與政治恐慌惟翻資本主義的階級制度。這一決議又由一九一二年在巴黎舉行的大會莊嚴地批准一次。這些叛徒們又準備了維也納大會，以便……看吧，此次大會將要在九一四年八月（按即歐戰爆發的月份）舉行呢！

二十年前差不多是這樣的。在上帝的恩惠下：威廉第二統治着德國，約塞夫統治着奧國，尼古拉第二統治着俄國，在鄰近俄國邊界的一個奧國鄉村中工作着——一位當時幾乎毫不著名的政治亡命客；伊里奇，烏里諾夫！